

齊民要術

增訂本

張五常著



寶樹奇言

增訂本

張五常著



ARCADIA PRESS LTD
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

五 常 文 集

賣 桔 者 言 (增 訂 本)

作 者 張五常

封 面 畫 作 黃黑蠻

封 面 書 法 周慧珺

總 編 輯 葉海旋

編 輯 王陳月明

美 術 設 計 林 皓

出 版 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

E-mail : Arcadia@ctimail3.com

印 刷 海洋印務有限公司

初 版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增 訂 第 一 版 二〇〇〇年五月

增 訂 第 二 版 二〇〇〇年九月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ARCADIA PRESS 花 千 樹

前言

《賣桔者言》是《信報》專欄《張五常論衡》的第一組文章的結集，初版於一九八四年十一月。這「增訂本」有兩處不同。

其一，文字多處作了修改，但原文的內容不變。

其二，補加了兩篇有關的文章，及九個「後記」。這些補加的文字都用黑體，好叫讀者能容易地分辨出來。

補加的第一篇——《賣桔者的回顧》——可說是這「增訂本」的一個新序，而跟著的《也論〈論衡〉》，則變為舊序了。

張五常 二〇〇〇年四月

目錄

賣桔者的回顧

也論《論衡》（附後記）

假設與實證

鄧家天下

思想要像天馬行空

「香山症」的煩惱（附後記）

賣桔者言

養蠔的經驗（附後記）

會走動的資產

私產可養魚千里

如詩如畫的例子

燈塔的故事

高斯的燈塔

與木匠一席談的聯想（附後記）

九七問題

向港英致敬

「九七」的兩個基本困難

經驗的說服力

訊息不足的煩惱

公司法治港（上）

公司法治港（下）

「安定」是「繁榮」的陷阱

權力的轉換

港英應辦的事

「九七問題」後記

香港事

評錢俊瑞的香港觀點

期貨市場的作用何在

香港期市的局限性

輕犯而重罰的法例

以知識定法例的困難

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說起

香港之謎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的士的問題（附後記）

債券的副作用

產權與交易費用

千規律，萬規律，經濟規律僅一條

民主與市場

民主與交易費用

產權與民主（附後記）

私有產權何懼之有？

從高斯定律看共產政制

自私對社會的貢獻

假若人是不自私的（附後記）

知識資產

新勞力經濟學

重要的知識資產

知識與共產政制（附後記）

從中國要批准「專利權」說起

知識的產權保障

發明專利權（上）

發明專利權（中）

發明專利權（下）

商業秘密

讀書與思考

讀書的方法

思考的方法（上）

思考的方法（中）

思考的方法（下）

賣桔者的回顧

二〇〇〇年四月

拙作《賣桔者言》出版了十六年了。那是《信報》林山木替我發明的一個名為《論衡》的專欄的第一組文章的結集。《賣桔者言》是其中一篇文章的名目，是從明人劉伯溫（一三一——一三七五）的《賣柑者言》這個名目借過來，改一個字。與劉前輩不同的是：他沒有賣過柑，而我卻真的賣過桔。

《賣桔者言》是我出版過的十多本書中最暢銷的。《信報》發行了二十五版，那大概是八萬本左右。台灣版我沒有數字，而刪去不少文章的四川版，一九八八年印製了三萬多本，一下子賣光，八九年「六四」事發，不敢再印了。據說四川版之前，大陸曾經有手抄本。

執政的人似乎永遠不明白：思想是禁不住的。去年我到中國大陸七家大學講話，沒有遇到一個學生不知道《賣桔者言》，而大部分都讀過其中某些文章。他們的發問顯出讀得很深入。影印本的傳閱很盛行。

我認為《賣桔者言》的普及，有一個很簡單的原因。那就是它不「科」而「教」。任何人都希望多知一點學術的事。但教科書嘛，那樣老土的、公式化的讀

物，不是為了讀書考試有誰會去翻閱？正規的學術文章嗎？要不是術語連篇而其實空空如也，就是深不可測，門外漢非止於門外不可。生動可讀而又大意思的學術文章，鳳毛麟角。在象牙塔內的學者似乎不明白，學術——就算是最深的學術——是可以普及的。

深入淺出的學術文字，寫得很好的，有的是。《賣桔者言》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在務求淺白中我放開來寫。這就是以散文的格式來寫學術了。這可能是前人沒有嘗試過的。

學術散文可不是一個刻意的發明。山木兄要我在《信報》寫專欄，而我又要介紹給大眾讀者歷來被認為是深奧的產權經濟學，不放開來寫，不用散文的格式，就真的沒有其他辦法。當然，我怎樣寫山木兄都會照印無誤。但《信報》是在路旁銷售的報紙，街上的人不讀的文字，怎可以「交差」的？

說實話，當時我可不知道我是在寫什麼學術散文，發明了什麼「放開」格式。我只拿著三個重點下筆。其一是老師艾智仁在一九六五年對我說過的一句話：「讀者若不明白你說什麼，天才等同廢物。」其二是為惟恐學術論點沉悶，我盡可能把內容趣味化。我於是多用例子，有時閒話家常、有時東拉西扯、有時發點牢騷，也有時談詩論詞起來了。其三，意之所之，寫到怎樣就怎樣，但學術論點緊握不放。

一九八六年，北京楊培新到港大造訪幾個星期，讀了《賣桔者言》，說：「你寫的是散文呀！這樣把學術放開來寫的文體，我從來沒有見過。」我才知道自己因為被逼而誤打誤撞，寫成了一種比較特別的文體。

於今回顧，當時我還有另一個困難：此前我沒有用中文寫過文章！我答應山木開專欄，是因為自己識中文，而英文經過多年勤修苦練，我想，英文既可下筆，中文應該是一樣的。

這個「一樣」的觀點是對的，但不是對得那麼快。起初的三幾篇，朋友都說我是先寫英文然後翻為中文的（其實不是）。他們說「翻譯」是客氣話，其實有貶意。我想了一個晚上，就決定拿出自己少小時背誦過的、數之不盡的古文來混合，要跟朋友們過癮一下。八股一出他們就收了聲，剩下來大聲喝采的是胡菊人！菊人是文壇泰斗，說一句頂一萬句。他說我古文根底厚，所以文章可讀。這樣，我就放膽古今並用地寫下去。

那是十六年前的事了。《賣桔者言》後，忘年交舒巷城見義勇為，拔刀相助，替我修改文字，一修就修了十三年。去年舒巷城謝世，我再執筆為文，是沒有人修改的了。朋友問，沒有舒巷城，為什麼我們看不出有什麼分別？真是問得蠢！巷城十三年，你認為我的文字還會怎樣？

一九五八年，在多倫多，我遇到一位名叫王子春的朋友，從他那裡學到兩個重要的行文法門，使我終生受益。

其一，王兄的英文寫得擲地有聲，文采斐然，但文法往往不依常規。這使我意識到行文之道，重要的不是文法，而是文氣。我其後自修英文的一個重要法門，是朗誦及背誦文氣如虹的文章——起初是王兄介紹的，後來自己找尋「誦」物。

其二，王兄說得清楚，天下為文殊途同歸。一樣語言寫得流水行雲的，任何其他語言，只要識字，寫來也流水行雲。

最近重讀《賣桔者言》，覺得在思維上與今天沒有多大分別（十六年沒有寸進！），而文氣也差不多。唯一覺得自己有進步的，是中語文字的操縱。舒巷城當年常說我有的「語病」，今天是少見了。

也論《論衡》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九日

經過了七個多月，《論衡》發表了五十篇；對一個從來不在報章上寫稿的人來說，總算是一點「成就」。在此之前，我頗想知道寫專欄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一寫之下，才知道其中大有「玄機」。真佩服那些寫三幾個專欄而從不斷稿的人——就算是那些不堪一讀的，我也佩服！

寫專欄不是我的職業，就連副業也算不上。以空閒時間執筆，每星期要寫五千字；而二十多年來我沒有用中文書寫，其苦處不足為外人道！中文實在不夠現代化，要作者親自用手寫，易稿時要用人手抄，而抄錯了或用上了別字又難於發覺。關於《論衡》，我唯一引以為憾的就是時間不夠——我若能每篇多花幾小時，文章會寫得較好些。

有人說，一件藝術作品是從來沒有被完成的——它只是被遺棄了。我同意這句話。我一向寫文章，都難把文章完成——改得厭了，要把文章「遺棄」，就寄出發表。《論衡》雖然算不上是藝術作品，但每篇都沒有被「完成」，也不是被「遺棄」，只是因時間所逼而非交稿不可。以我來說，這是一種代價。我相信很多專欄作

者都會有同感的。

讀者對《論衡》的熱烈反應，遠超我意料之外。雖然我力求簡明，力求通俗，但畢竟經濟學的題材不容易，辭難達意。有不少《論衡》難以明白，但讀者還是要看。我常在想，《論衡》這種文章，若刊登在外地的報章上，是不會有這麼多讀者的。香港的讀者很特別，雖然特別之處在哪裡很難說。但既然任何題材都有讀者，我就索性不管他們的喜惡，心安理得地寫下去。

我記不起在哪一本名著中作者寫道：「我不是說我很好，但總覺得自己有點與眾不同。」從街頭賣桔到高斯定律、從燈塔到養魚千里、從知識到讀書的方法、從評錢俊瑞到公司法治港，都是以經濟的角度入手。風馬牛不相關的事，都被我扯到產權的問題上。我可以說，像《論衡》那樣的文章，任何其他報章的專欄是不會有的。促成這特色的主角可不單是我——《信報》要試跟市場打賭，是促成《論衡》的特色的主因。

有幾位高手讀者不約而同地說，《信報》和我相得益彰；我當然樂意坐享其成，沾一點《信報》的光。但《信報》的編輯和我既無策劃，也毫無默契。這全無章法的合作，能贏得一些可讀的文章，全是靠信報編輯親自用上神來之筆，每篇改幾個字！

有不少讀者認為《論衡》是夠膽、敢言。這觀點是不對的。從事學術研究的人，

若是在文章內說幾句假話，或言不由衷，就很難在行內站得住腳。為米折腰，我是一點膽量也沒有！今時今日，在一向以言論自由見稱的香港，寫幾篇學術性的文章，竟然被聯想到「夠膽、敢言」那邊去，怎能不叫人悲從中來？

在《愛麗絲夢遊仙境》裡，皇后問愛麗絲：「你還要多喝一點茶嗎？」愛麗絲回答說：「我一點茶也沒有喝過，怎能要多一點呢？」有些朋友見我趕稿，就打趣說：「張五常江郎才盡了！」我想：「既是無才，怎會盡呢？」有了這個愛麗絲邏輯的自我安慰，我就本著「無才不可盡」的宗旨，坐下來，拿起筆，想到什麼就寫什麼，寫成了《論衡》。

但有些文章是由朋友「點唱」而寫成的。有朋友要我寫鄧麗君，我就寫了《鄧家天下》；《信報》的編輯要我評論的士風潮，我就寫了《的士的問題》；有人不相信「教授」會在街頭賣桔，我就寫了《賣桔者言》。很不幸，因為九七問題，有很多其他很好的「點唱」題目，是被擱置了。有些文章是寫了而沒有發表的。《學英文的方法》，被某英文老師見到，指我所言步步「不依常規」，認為我最好不要「撈過界」，我就知難而退！《考試的方法》寫了一大半，但見香港的學生過於著重考試，就決定不再寫下去。

因為知道很多學生閱讀《論衡》，寫作時我就為了一件事耿耿於懷，在這裡我要

向學生們解釋。我一向都反對在經濟學上用價值觀，或提出各種可以改進社會的建議。我一向堅持經濟學是一門科學，其主要用途就是分析與推論現象或行為——價值觀及改進社會，見仁見智，與科學無關。但在報章上寫文章，沒有價值觀，沒有建議，就不免沉悶。我在課堂上就對自己的學生說，讀《論衡》是可以的，但不要以為學經濟學的目的就是要改進社會。

事實上，我從來不相信經濟學者能有通天本領，可以影響或改進社會。被執政者利用卻是有的。就是凱恩斯也把自己的本領高估了。而我自己呢？滄海一粟，甚麼野心也談不上。這總算是有點自知之明。

有人說，一個思想，無論是對或錯，一經表達了，就很難完全消逝。這觀點我是同意的。我相信我有些文章，很多年後也會有人讀。既然要論衡時事，巧逢九七問題，我就不妨逢場作興，湊湊熱鬧，在此時此地也學人作一點建議，好叫將來好奇之士多一點資料。我沒有「萬世留芳」的妄想，但「飛鴻踏雪泥」的本事卻是有的。

記得在十四、五歲時，我和幾位朋友爬到筲箕灣的柏架山之巔。那裡有一塊大石，石上有不少人寫上名字。少年朋友見海闊天空，又知我稍懂書法，就找了一塊有顏色的小石子，要我在大石上題字。我既沒有毛潤之「指點江山」的豪氣，也沒有蘇學士「逝者如斯」的文采。但我還是我，稍一定神，就在大石上寫下：「孫悟空到此

一遊！」

我記不起是誰曾經說過，文章有如一個孩子，有著它自己的生命，一旦離家而去，生育的人就再管不著了。有很多讀者要我將《論衡》輯而成書；我以為《論衡》在「離家」之前，被作者稍作整理，也是好的。

後記

二〇〇〇年四月

只不過是十六年前，我在此文寫道：「中文實在不夠現代化，要作者親自用手寫，易稿時要用人手抄，而抄錯了或用了別字又難於發覺。」

今天，用電腦打中文字很普及，而打得熟手的絕不比打英文慢。數之不盡的寫稿佬轉用電腦打中文字，改好後就以Φ;3三轉到出版處，而出版的不用再植字，編輯認為可取，就付印去也。是的，今天要搞一間出版社，只需用三、四個人，兩部電腦，每年就可出版四、五十本書。

我這個人不可救藥，是個「古」人。從來不打字，就是英文初稿也是用手寫的。連用原子筆我也不習慣，要用墨水筆。其他新興的各種科學怪筆更是不染指了。

今天我在《壹週刊》寫文章，一個重要的因素，是他們也養著幾個「古」人，能